

老子翼註

卷之三
大史

服部文庫

117

332

3

老子翼卷之三

下篇

北海焦 竝弱侯輯
秣陵王元貞孟起校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上德無
爲而無以爲下德。爲之而有以爲上仁。爲之而無以
爲上義。爲之而有以爲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
而仍之。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
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前識者道

之華而愚之始也。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無以爲以用也。仍一作。其。夫。音。符。前。識。如。釋。典。

前塵之前非有諸已之謂也。處上聲。

蘇註

聖人從心所欲，不踰矩，非有意于德而德自足。其下知德之貴，勉強以求不失，蓋僅自完耳。而何德之有？無爲而有以爲之，則猶有爲也。唯無爲而無以爲者，可謂無爲矣。其下非爲不成，然猶有以爲之，非徒作而無術者也。仁義皆不免于爲之矣。其所以異者，仁以無以爲爲勝義，以有以爲爲功耳。德有上下，而仁義有上無下，何也？下德在仁義之間，而仁義之下者，不足復言故也。自德以降，而至于禮聖人之所以齊民者，極矣。故爲之而不應，則至于攘臂而強之，強之而不應，則是刑罰與而兵甲起，則徒作而無術矣。忠信而無禮，則忠信不見，禮立而忠信之美發越于外。君臣父子之間，夫婦朋友之際，其外

然。而。中。無。餘。矣。故。順。之。則。治。違。之。則。亂。治。亂。之。相。去。其。間。不。能。以。髮。故。曰。亂。之。首。也。聖。人。女。覽。萬。物。是。非。得。失。畢。陳。于。前。如。鑑。之。照。形。無。所。不。見。而。孰。爲。前。後。世。人。視。止。于。目。聽。止。于。耳。思。止。于。心。冥。行。于。萬。物。之。間。役。智。以。求。識。而。偶。有。見。焉。雖。自。以。爲。明。而。不。知。至。愚。之。自。始。也。世。之。鄙。夫。樂。其。有。得。于。下。而。忘。其。上。故。喜。薄。而。遺。厚。采。華。而。棄。實。非。大。丈。夫。孰。能。去。彼。取。此。

呂註

道之可道，非常道。則庸有得而有之者乎？上德者，以無得爲得，唯其無得，乃所以得也。故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者，以不失之爲得者也。唯其不失，故雖得而非德。故曰：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上德無爲，非故無爲也。率德之自然，而實無以爲也。下德不知出此而爲之，故不能不有以爲也。夫德無以爲足矣。而且，有仁焉，則是爲之也。然上仁者，之于仁，無所事仁，而仁者也。是爲之而無以爲也。仁，則不可獨者也。必有義焉，雖上義，不得不爲者也。是爲之而有以爲也。仁者，施之而仁義，則擇所施之宜者也。未

責所報也。禮則施報矣。來而不往。非禮。往而不來。亦非禮。施報之義也。上禮焉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以其往。而不來。雖不以禮繼之。猶不為非禮。以禮之理固如是也。上仁上禮上義。猶如此。則其下者不論而見矣。由是觀之。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豈虛言哉。禮之相責望者。如彼。則忠信自此薄。亂爭自此起。而智謀之所以用也。是禮雖所以治亂。適所以首亂也。前識雖所以用智。乃所以始愚也。夫何故。人之治常生于厚。厚則其性薄。則其偽去。性而作偽。未有不亂者也。人之自知常在。于明。明則其實智。則其華離。實而務華。則未有不愚者。也是以太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忘仁義。絕禮學。遺智慧。而志于道德之大全。是之謂去彼取此。

息齋註

上德不德。則仁在。仁在義。而義惟其所之。未嘗執也。下德不德。則仁在。仁在義。而義惟其所之。之不可為禮。既已為之。則不可得而變。故上德不失道。道常無為。而無為之之心。下德不失德。德則有為。

而有為之之跡矣。上德無為。仁是也。仁近于道。故亦無為。亦無以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仁近于道。故亦無為。亦無以為。降而為義。義者宜也。以義宜物。則有以為。為不失宜。為而未失。又降而為禮。禮者理也。以禮理物。苟莫之應。而吾必欲理之。則有攘臂而仍之者。蓋不可得。謂之道。可得謂之德。德在人。謂之仁。仁不失其宜。謂之義。義以正物。謂之禮。故失道而德失。德而仁失。仁而義失。義而禮失。然之次也。自道五降。而至于禮。五降之後。不足觀矣。夫禮由亂而作。因其有長幼無禮。則亂。故立禮以救之。然至攘臂而仍之。則禮亦隨喪。然則禮者。亂之首也。多知不足。以為道。由其多知。惑亂本。真知不從真。浮妄無實。然則多知者。愚之始也。故禮為忠信之薄。而識為知道之華。聖人處厚不處薄。貴實不貴華。故常不失道本。

宏甫註

無為也。而亦無無為也。是謂上德。黃帝是也。其次雖為之。而實無為。是謂上仁。堯之仁如天。是也。又其次不惟為之。而且有必為之心。是上義也。舜禹以下。聖人是也。夫失道而德失。德而仁失。仁

而義至于失義而後禮則所以為之者極矣故為而不應則至于攘臂攘臂不應則刑罰甲兵相因而起矣是亂之首而忠信之薄也凡此者皆以識智而為道之障不知德也仁也義也禮也皆道之華而愚民之始有真智者所不處也夫華者不實實則厚華則不厚安有大丈夫而不知處厚乎欲處厚者所當去識求智而後無為大道可幾也

嚴君平解

虛無無為開導萬物謂之道人清靜因應無所不為謂之德人兼愛萬物博施無窮謂之仁人理名正實處事之安謂之義人謙退辭讓恭以守和謂之禮人此五者皆可道之陳述非至至者也至者一尚不存安有其五故帝王根本道為之元德為之始道失而德次之德失而仁次之仁失而義次之義失而禮次之禮失而亂次之凡此五者道之以一體而世主者長短也故所為非其所欲所求非其所得不務自然而務小薄也夫禮之為事中外相違華盛而實虧未隆而本衰禮薄於忠謹難於

威信不及義德不逮仁為治之末為亂之元起忿爭所因故莊子曰聖人行不言之教道不可致德不可至仁可為也

韓非解

仁者謂其中心欣然愛人也其喜人之有禍而惡人之有禍也生心之所不能已也非求其報也故曰上仁為之而無以為也義者君臣上下之禮父子貴賤之差也知交朋友之接也親疎内外之分也臣事君室下懷上子事父室賤敬貴室知交朋友之相賤也室親者內而疎者外室義者謂其室也室而為之故曰上義為之而有以為也禮者所以貌情也羣義之文章也君臣父子之交也貴賤賢不肖之所以別也中心懷而不諭故疾趨昇拜而明之實心愛而不知故好言繁辭以信之禮者外飾之所以諭內也故曰禮以情貌也凡人之為外物動也不知其為身之禮也衆人之為禮也以尊他人也故時勸時衰君子之為禮以為其身故神之為上禮上禮神而衆人貳故不能相應故曰上禮為之而莫之應

衆人雖貳聖人之復恭敬盡千足之禮也不衰故曰攘臂而仍之禮爲情貌者也文爲質飾者也夫君子取情而去貌好質而惡飾夫恃貌而論情者其情惡也須飾而論質者其質衰也何以論之和氏之璧不以飾之五采隋侯之珠不飾以銀黃其質至美物不足子之閒真禮而不明故曰禮薄也凡物不並盛陰陽是也理相奪子威德是也實厚者貌薄父子之禮是也由是觀之禮繁者實心衰也然則爲禮者事通入之樸心者也衆人之爲禮也人應則輕歡不應則責怨今爲禮者事通人之樸心而資之以相責之分能無爭乎有爭則亂故曰夫禮者忠信之薄也而亂之首

筆乘

首亂始愚極言禮智流弊所至耳莊子舉老子此言而論之曰今已爲物也欲復歸根不亦難乎其易也其惟大人乎雖然既歸其根孰爲物孰爲非物故又曰匿而不可不爲者事也遠而不可

者義也親而不可不庸者仁也節而不可不義也中而不可不高者德也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此數者雖有上下先後異而以聖人用之皆道也蓋聖人百慮同歸二際俱泯豈復有彼此去取邪
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其致之一也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貞而貴高將恐廢故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爲本邪非乎故致數輿無輿不欲琖琖如玉落落如石毀也

發發泄也歇消滅也竭枯竭也
也慶音厥顛什也數上聲

蘇註

一、道也物之所以得為物者皆道也天下之人
知其靈而巳谷知其盈而巳萬物知其生而巳侯王
知其為天下貞而巳不知其所以得此者皆道存焉
耳致之言極也天不得一未遽裂也地不得一未遽
發也神不得一未遽歎也萬物不得一未遽滅也侯
王不得一未遽廢也然其極必至此耳天地之大侯
王之貴皆一之致夫一果何物也視之不見執之不
得則亦天地之至微也此所謂賤且下也本也筭之
稱孤寡不穀者亦舉其本而遺其末耳輪輻蓋軫衡
輓轂轆轤會而為車物可數而車不可數然後知無
有之為車所謂無之以為用者也然則天地將以大
為天地邪侯王將以貴為侯王邪大與貴之中有一
存焉此其所以為天地侯王者而人莫或知之耳故
一處貴而非貴處賤而非賤非若玉之象
璆寶而不能賤石之落落賤而不能貴也

呂註

道一而已而得之則得之者與道為二非一也
唯其得之而無得故謂之得一也各之得一者
莫不然也仰之而天得一以清故覆焉而不傾俯
之而地也得二以寧故載焉而不陷神無形而至虛
者也以得一故妙乎有生而靈谷有形而至虛者也
以得一故應乎所感而盈其眾為萬物以得一故生
而無極其尊為侯王以得一故能制天下之動而貞
夫一則一之不可不致也如此故一者天之所以清
地之所以寧神之所以靈谷之所以盈萬物之所以
生而侯王之所以為天下貞者也使天無以清則裂
地無以寧則發神無以靈則歇谷無以盈則竭萬物
無以生則滅而侯王也無以為貞而唯貴高之知其
得不廢邪故貴以賤為本則未有貴者乃貴之所自
而立也高以下為基則未有高者乃高之所自而起
也然則貴而無其貴高而無其高乃侯王之所以為
天下貞而不廢者邪是以孤寡不穀人之所惡而賤
也而貴高以為稱者以其所本為在此也故致數而
極之以至于二則貴不異乎賤界不離乎高而譽出

於無譽矣。譽無則毀矣。譽無則不可得而貴。毀無則不可得而賤。玉可貴故琢之石可賤故落之。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不可得而貴賤之謂也。

息齋註

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一者何也。天之清地致無不同。知天之所以清。即知地之所以寧。知神之所以靈。即知谷之所以盈。知物之所以生。即知侯王之所以貞。易曰天下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天下何思何慮。言其未嘗不一也。若不知一。則必自異。自異則絕物。侯王絕物。物亦絕之。故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侯王自稱孤寡不穀。此豈非知貴以賤為本。和輪蓋輻輳會而為車。物物有名而車不可名。仁義禮智合而為道。仁義可名而道不可名。賞罰刑政合而為治。賞罰可名而治不可名。苟有可執使其外見貴者如玉。賤者如石。皆可以指名而人始得而貴賤之矣。

宏甫註

侯王不知致一之道。與庶人同等。故不免以貴自高。高者必屢下。其基也貴者必屢賤。其本也何也。致一之理。庶人非下。侯王非高。在庶人可言貴。在侯王可言賤。特未知之耳。今失輪輻蓋輻輳會而為車。人但見有此數者。局嘗有車哉。然輻輳轉會而成車。人但見有此數者。局嘗有車哉。然輻輳轉會而為車。而不曰輪輻蓋輻輳轉會也。由此觀之。則所謂高下貴賤者。可知矣。人見其有貴有賤。有直有高。有下而不知其致之一也。易嘗有貴賤者哉。彼貴而不能賤。賤而不能貴。據吾所見而不能致之一也。則亦碌碌落落如玉如石而已矣。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

無。反復也。須溪云。反者動之極。則必歸。也是其反也。正以其動也。非動無反。

蘇註

復性則靜矣。然其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動之所自起也。道無形無聲。天下之弱者莫如道。然而天下之至強莫加焉。此其所以能用萬物也。世不知靜之為動。弱之為強。故告之以物之所

自生者蓋天下之物聞有母
利子未聞有以子制母者也

介甫解

道之用所以在于弱者以虛而已即在天者
乎大虛可謂弱矣然無一物不在其所鼓舞無一形不
在所披拂則風之用在乎弱也即在地者而觀之決
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則水之所謂虛
可謂弱矣然處衆人之所惡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
則水之用在乎弱也又曰反非所以爲動然有所謂
動者動于反也弱非所以爲強然有所謂強者蓋弱
則能強也雖然言反而不言靜言弱而不言強言動
則知反之爲靜言弱則知用之爲強天下之物生于
有有生于無亦
若此而已矣

呂註

道之周行萬物非不逝也而其動常在於反所
謂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者是也運動乎天
地非不強也而其用常在於弱所謂天下之至柔馳
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于無間者是也故天下之物

生於有有生於無惟有爲能生天下之物而無又能
生天下之有則道之動在於是反而其用在於弱可知
已然則欲反而弱者無
致一以極乎無而已矣

趙志堅註

反歸本也凡人以移故就新爲動爲道者
也捨有歸無云動也亦猶遠曰返先既不法非遠也
爲無體名遠也今亦不來非近也爲身有之名返也
道無來往而有遠近之名心本安然亦有反動之義
內心虛靜外行柔弱者是反本之行故云弱者道之
用有者氣也物雖未形已有是氣故云有天地萬法
從一氣而生故云生于有無道也一氣從道生故言
生于無推極生源指道爲極欲令學
者歸心有所前言反者反歸此無也

息齋註

天下萬物生而爲有自有反無然後爲道故
曰反者道之動天下之有皆生于無有則必
強反強爲弱則可以漸求于道故曰弱者道
之用反者自有而求無弱者致無而求道

筆乘天下之物生於有所謂有名萬物之母是已有

故貴其反反者反於無也無是故貴其弱弱者無之似也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

大笑之不足以為道故建言有之明道若昧遠

道若退夷道若類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

建德若偷質真若渝大方無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

大象無形道隱無名夫唯道善貸且成建也立也偷苟

反變改也傳奕音義云古本作輸廣雅曰輸思也或

作榆董遇作撝今從王弼傳奕作渝應人之乏而終

以見還曰貸趙志堅云貸者暫借非長與也且者權

成非久固也欲使蒙貸者不長往得成者非久住感

貸荷成速

歸於道

希聲註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道也者通乎形外者

也形而下者謂之器器也者止乎形內者也

上士知微知彰通乎形外故聞道而信則勤行之中

士在微彰之際處道器之間故聞道而疑信相半故

若存若亡下士知彰而不知微止乎形內故聞道則

大笑之不足為笑且將非之矣夫道也者微妙玄通

深不可識苟不為下士所非笑則不足以為道矣夫

體道者與日月合其明而不可為典要斯明道若昧

也與天地合其易簡而其用不可為典要斯明道若

類也與四時合其運行而其動必反於玄妙斯進道

若退也常處卑下而終不可渝斯上德若谷也常居

濁濁而終不可涅斯大白若辱也衣被天下而不有

其仁斯廣德若不足也生畜萬物而不顯其功斯建

德若偷也復其性以御其情斯質真若渝也平乎內

不事小說斯太音希聲也事无事莫觀其用斯大象
无形也為无為莫識其體斯道隱无名也夫唯善濟
貸于萬物而不責其報是以萬物受其生成而不
知其德故下士聞此道而笑之不信其能若此耳
蘇註 道非形不可見非聲不可聞不先知萬物之安
道以為荒唐謬悠而笑之中士聞道與之存以出沒
而疑之惟了然見之者然後勤行服膺而不怠孔子
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斯所謂上士也哉建立
也古之立言者有是說而老子取之下之所陳者是
也無所不照而非察也若止不行而天下之速者莫
之或先也或夷或類所至則平而未嘗削也上德不
德如谷之虛也大白若辱者使白而不受汚此則不
屑不紫之士而非聖人也廣德若不足者廣大而不
可復加則止于此而已非廣也建德若偷因物之自
然而無立者外若偷惰而實建也質真若渝體聖抱
神隨物變化而不失其真者外若渝也大方無隅全
其大方不小立圭角也天器

晚成器大不可近用也

大音希聲非耳之所得聞也大象無形非目之所得
見也道之所寓無所不見凡此十二者皆道之見于
事者也而道之大全則隱于無名惟其所寓
推其有餘以貸不足物之賴之以成者如此
呂註 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則聞道者死生固不
足也真聞之則無所復疑持勤而行之而已矣夫
道亦何以勤行為哉曰觀諸心以契其所聞則勤行
之謂也中士聞道聞之而未審焉者也故若存若亡
若存若亡則不能勤行之一出焉一入焉而已矣下
士聞道聞之而不信者也故大笑之所以太笑者以
情求之而不得故也使道而可以情求則彼不笑之
矣故曰不笑不足以為道若古之建言者有之九皆
不可以情求之謂也冥冥之中獨見曉焉無聲之中
獨聞和焉是之謂明道若昧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
物則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是之謂夷道若類為道者
日損損之又損之以至于無為是之謂進道若退上
德者無為而無以為者也然其應如響斯不亦若谷

道雖聖人復起不能使之不笑蓋膠于有者天下皆是彼方以有爲實今遂告以有之非實而無之爲真其誰不疑且笑故不笑不足以爲道亦理之當然不足怪也上士之勤非能勤也有見而勤下士之笑非故笑也無見而笑上不至于勤下不至于笑不能無見而又不能信其所見維使之不疑不可得也古之立言蓋有之矣明道者自明非色之明外不得而見其明故曰其明若昧進道者自進非力之進外不得而知其進故曰其進若退夷道無所不平彼以彼之平猶吾平也故曰若類上德無所不容彼雖悚奇譎怪而吾以一視之故曰若谷大白不汙其性苟性不汙和其塵皆可也故曰若辱廣德必有見於大苟見于大雖欲使之息不可得也故曰若不足建德者內立自性自性有立則接物必簡故曰若偷質真者不徇于外外不徇則惟吾所之故曰若變大方無隅非廉隅可得而察也太器晚成非成不成可得而盡也大音希聲非聲可得而知也大象無形非形器可得而執也中下之人方役其所見而議吾之跡以實

跡實退實類實辱實偷實質其小侮笑者幾希矣蓋太道無名隱而不可見至其貸以曲成乃其小小者爾非其實也上士知其無名略其貸而識其大故亦不可以議其名中下之士執其貸且成者以議全此其所以愈議而愈非也

筆乘 上士者恬淡寂寞虛無無爲者也勤於此則勤而下行之至而實無所勤行也斯所謂天然縣解矣而士惡足以知之君平曰中士所聞非至美也下士所見非至善也中士所駭下士所笑乃美善之美善者也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人之所惡惟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爲稱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人之所教我亦教之

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為教父凡動物背止於後

居前陽動也故曰負陰抱陽植物則背寒而向陽而中氣運乎其間木絕水曰梁木負棟亦曰梁取其力之強也故曰強梁金人銘曰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蓋古人嘗以此為教而我亦教之但老子獨尊之曰教父者如言萬物之母之謂母主養父主教故言生則曰母言教則曰父

蘇註夫道非一非二及其與物為偶道一而物不一故以一為三自是以往而萬物生物雖有萬不同而莫與一為三自是以往而萬物生物雖有萬不同而莫

不負陰抱陽中氣以為和者蓋物生于二而三生于一理之自然也世之人不知萬物之所自生莫不賤寡小而貴重大然王公之尊而自稱孤寡不穀古之達者蓋已知之矣

呂註道之在天下莫與之偶者莫與之偶則一而已矣故曰道生一既謂之一則謂之者與所謂為四

二故曰一生二有一有三則有三矣故曰一生二故唯無名則已苟謂之一則其適遂至于三三立而萬物生矣故曰三生萬物凡幽而不測者陰也明而可見者陽也有生者莫不背于幽而不測之陰向于明而可見之陽故曰萬物負陰而抱陽負則背之抱則向之也雖然必有冲氣以為之和蓋陰與陽一也冲氣一也萬物不得一無以生故也故人之所欲者軒冕富貴也而其所惡者孤寡不穀也軒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儻來寄也而遂有之以為固則向陽而不知反之甚者也古之制名者以其所惡為王公稱者欲其貴而不忿賤高而不忿下抱而知所負向而知所反以不失乎冲上之和而巳故物或損之而益益之而損損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也人之所教亦我義教之我之所教道也教而不以我義者則亦非道而已蓋唯通于道者為得一得一則無我無我不爭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及是死之徒而巳君子之教人雖或不同然至于反一而無我教之所自而生也故曰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為教父

息齋註 道生一，一為道則一亦未生，一既不生則
言其未有一也，及其有一，即有二，有陽即有陰，有陰
有陽則又有陰陽之交，故有二則有三，至于三則無
所不有矣。萬物抱陽一也，負陰二也，陰陽交而中氣
為和三也。萬物孰不具此三者？然要其本則必歸于
道，道者未有一之謂也。由其本生于道，故未而不失
道，是以天下之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孤寡不
穀而王，公以為稱，益損之生，益也。強梁者不得其死，
蓋益之生損也。夫惟損益同源，故自損則必益，自益
則必損。聖人未嘗益而自以孤寡不穀為稱，蓋欲使
人知強梁者不得其死也，是謂人之所教我亦教之
亦其應世之跡，不得不然歟。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於無間。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不言之教，無為之益天下希及之。

馳騁，役使也。堅，猶剛強。不曰剛強而曰堅，變文吐韻也。無間，無內也。至剛者天下莫能勝，而至柔能役之，無內者天下莫能破，而無有能入之。

一語皆設喻以明無為之有益也。

蘇註 以堅御堅，不折則碎，以柔御堅，柔亦不靡。堅亦

以無入有，無未嘗勞有未嘗覺求之于物，則鬼神是也。是以聖人唯能無為，故能役使衆強，出入羣有。

呂註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觀于物則水是也。天下之至柔，觀于物則水是也。天下之至柔，觀于物則水是也。

弱故幾于道，然而不能無形者也。而猶攻堅強者莫之能先，氣以其無質故合于神，然而不能無氣者也。猶能入于無間，而況以無形之至柔，太易之未見氣於以馳騁天下之至堅，而入于無間，則孰不為之動而亦何反而不自得哉？故曰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也。而不言之教，無為之益天下希及之，是亦不知反其宗而已矣。

息齋註

物本非物堅者為終也雖天下之至堅其極至堅況於無之真豈不足以致有之為乎故無有能入無間無間者蹈水火入金石其精不亡之謂也無為之為其為以道不言之教其教以天故無有能及之者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是故甚愛必

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重也薛云知足者樂今有之已多無求者也無求

奚辱知止者懼後進之有損知幾者也知幾奚始

蘇註先身而後名貴身而賤貨猶未為忘我也忘我

下非忘我不能故使天下知各之不足親貨之不足

多得而後知貴身知貴身而後知忘我此老子之意也

不得者以亡為病及其既得而患失則病又有甚于

亡者惟育有無均得喪而後無病也愛甚則凡可以

求之者無所不為能無費乎藏之多則攻之者必眾能無亡乎

呂註列士之所徇者名也而至于殘生傷性則不知

者貨也而至于殘生傷性則不知身之親于名也故曰名與身孰親貪夫之所徇

日身與貨孰多所徇者名則世謂之君子所徇者貨則世謂之小人君子小人之所徇雖或不同而以其

所存則一也然則得名與貨而亡其存則不知亡之病于得也故曰得與亡孰病是故愛名欲以貴其身

也以甚愛之故并其良貴而失之是太貴也蓋貨欲以富其身也以多藏之故并其至富而害之是厚亡

也夫唯有德者知至貴之在己而無待于名也故知

足而不辱知至富之在己而無待于貨也故知止

而不知始不辱不殆則可以長久矣

息齋註人每貪于名溺于貨徇于得者由其無所見

也我愛于物愛多則我費物藏于我物眾則我費小

則辱大則危有不可勝悔者君子則不然知物之備

于我自反而足故于外無求雖欲辱之不可得也知吾之所正止于至道故非道不為雖欲危之不可得也是以為常

大成若缺其用不敝太盈若沖其用不窮太直若屈

太巧若拙太辯若訥躁勝寒靜勝熱清靜為天下正

蘇註天下以不為成故成必有以不虛為盈故

盈而不惡其沖是以成而不敝盈而不窮也直而不屈其直必折循理而行雖曲而直巧而不拙其巧必勞付物自然雖拙而巧力而不訥其力必窮因理而言雖訥而力成而不缺盈而不訥其力必窮因理而拙力而不訥譬如躁之不能靜上之不能躁耳夫躁能勝寒而不能勝熱靜能勝熱而不能勝寒皆滯于一偏而非其正也唯泊然清淨不染于一非成非缺非盈非沖非直非屈非巧非拙非力非訥而後無所

不勝可以為天下正矣

呂註萬物始乎是終乎是是大成也然始無所始終

萬物酌焉而不竭是盈也然益之而不加益故若沖唯其若沖故其用日給而不窮太直者曲之而全枉之而直者也故若屈太巧者刻彫衆形而不為巧者也故若拙太力者不言而力者也故若訥如是無它凡以有本故也本者何也今夫寒熱者天地之所為有形之所不免也而一躁焉則可以勝寒一靜焉則可以勝熱以一時之躁靜猶可以勝天地之所行況夫勉無為之清靜以為天下正則安往而不勝者乎故以言其成則若缺而不敝以言其盈則若沖而不窮其直若屈而伸其巧若拙而工其力若訥而論此有本

息齋註成與缺沖與盈直與屈巧與拙力與訥皆物

之形似者也惟道無名以形求之皆不可得

故雖成若缺雖盈若沖雖直若屈雖二若拙雖一若
訥蓋其成不以形其盈不以器其直不以壯其巧不
以心其辯不以口故世以形似求之皆不可得也蓋
世之言道術末有不偏如噪勝寒而不可以勝熱靜
勝熱而不可以勝寒要其各有所止也惟清靜無為
雖不求勝物而天下之物莫能勝之故曰清靜為天
正下

葉夢得註

寒暑者天地之氣也有人于此噪猶可以
不可為則清勝濁靜勝動其効亦可見矣而況于缺
之勝成中勝盈屈之勝直拙之勝巧訥之勝辯惟
其不察此故必求其能勝之者苟求
勝之終非其正也唯清靜為天下正

吳註

以成爲成以盈爲盈以直爲直以巧爲巧以辯
爲辯小矣若缺則非成若拙則非盈若屈則非
直若拙則非巧若訥則非辯乃爲成之
大盈之大直之六巧之大辯之大者也

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于郊罪莫

大于可欲禍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

之足常足矣

卻屏去也糞糞田也吳如清本糞下有
車字以張衡東京賦卻走馬以糞車爲
證戎馬戰馬也郊交也二國相交之境也戎馬生于
郊言兵久不還也下性之內無欠無餘人能安之無
往不足故曰知足之足常足

希聲註

夫天下有道之世雖有甲兵無所用雖有律
馬無所乘天下無道之時天子外攘四夷
諸侯則外侵鄰國故兵申動于境內戎馬馳于四郊
桑梓盡于樵薪荆棘生于隴畝矣夫無道之君毒痛
天下原其所以其惡有三心見可欲非理而求故罪
莫大焉求而不已必害於人故禍莫大焉欲而必得
其心愈熾故咎莫重焉然自非聖人不欲無欲則
不能無求求而不知足禍之甚者也嗟呼凡非真性

皆外物也夫焉得而有之入皆有至足者能知至足之足則無所不足矣

蘇註天下各安其分則不爭而自治故欲走馬而糞其禍又甚所欲必得者其咎最大匹夫有三于身患必及之侯王而為是則戎馬之所自起也惟知足者所寓而足故無不足

呂註天下有道民之智能已于耕食之間而盜爭銷于無欲之際而其死已脫矣故曰欲走馬以糞天下無道見可欲以為造兵之本雖有封疆之界不能定也故曰戎馬生于郊然則罪之所由生者何耶可欲而已矣故曰罪莫大于可欲由可欲故不知足則雖有餘而不止也平為福有餘為禍故曰禍莫大于不知足由不知足故欲得欲而得之則怨咎之招而兵之所以不巳也故曰咎莫大于欲得故不知足者雖足而不足則知足之足常足也可知矣

息齋註天下有道則能使兵為民天下無道則能使則能使空成色可欲者愛也不知足者取也欲得者有也由愛生取由取生有衆有橫生遂為無窮之咎若知取不必外是謂知足知足則無不足矣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為而成

蘇註性之為粹充滿宇宙無遠近古今之異古之聖人其所以不出戶牖而無所不知特其性全故耳世之人為物所蔽性分于耳目內為身心之所紛亂外為山河之所障塞見不出視聞不出所戶牖之微能蔽而絕之不知聖人復性而足乃欲出而求之是以彌遠而彌少也性之所及非特能知能名而已蓋可以因物之自然不勞而成之矣

也既損其非又損其是故曰損之又損是非俱忘情
欲既斷德與道合至于無為已雖無為任萬物之自
為故無不為也

蘇註不知道而務事聞見日多而無以之未免為
之知之次也孔子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見而識
以求復性是謂之損孔子謂子貢曰女以予為多宰
而識之者與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求矣以
求復性可謂損矣而去矣之心猶存及其兼忘此心
純性而無餘然後無所不為而不失于無為矣人皆
有欲取天下之心故造事而求之心見于外而物惡
之故終不可得聖人無為故無事其心見于
外而物安之雖不取天下而天下歸之矣
呂註為學者未聞道者也未聞道而求之則不得不
之則期至于無為而已故曰損而損之者未免乎有
為也并其損之者而損焉而後至于無為無為者無

有而已無不為者乃所以無無也此之謂絕學無憂
無憂之謂神神也者物物而非物者也則取于天下
也何有由此觀之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
以取天下觀莊周之所以應帝王者而深求之則可
知已

黃茂材註

無所不知而後可以言學故學欲日益益
者可以進損者不可彊損而未幾兼忘其損未為損
也直須腎地脫落前後際斷乃至無為之地故能無
施于天下綽綽然矣

息齋註

為學所以求知故日益為道所以去妄故日
損知不極則損不全故日益者所以為日損
也若損之又損妄去真全則無為矣至于無為則凡
有為未嘗不無此又未易以損益論也及其無為之
至雖取天下而有之尚猶不見其事若以有事
事取之取一物尚不可得而况于取天下乎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矣。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矣。聖人在天下。惻惻為天下。渾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

蘇註

虛空無形。因萬物之形。以為形。在方為方。在圓為圓。如使空自有形。則何以為形。萬物哉。是以聖人無心。因百姓之心。以為心。無善不善。皆善之。無信不信。皆信之。善不善在彼。吾之所以善之者。未嘗渝也。可謂德善矣。信不信在彼。吾之所以信之者。未嘗渝也。可謂德信矣。然善善而棄不善。信信而棄不信。豈所謂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哉。天下善惡信偽。各自是以相非。相賊。不知所定。聖人憂之。故惻惻為天下。渾其心。無善惡。無信偽。皆以一待之。彼方注其耳目。以觀聖人之子奪而吾一以嬰兒遇之。于善無

所害于惡。無所礙。夫是以善者不矜。惡者不慍。釋然皆化。而天下始定矣。

呂註

其鄉。操存舍人。則無常體之可測。出入無時。莫知其非。今昔之可求。莫知其鄉。則非方所之可得。神則若是。人心亦然。聖人先得我心之盡者也。故無常心。而以百姓心為心。猶之鑑也。無常形。以所應之形為形。而已。聖人之視己心也。如此。則其視百姓心亦若是而已。則善不善。信不信。亦何常之有哉。故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知其心之善之故也。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知其心之信不信。亦無常。而以德信之故也。物得以生之謂德。形體保神。各有儀則。之謂性。性修反德。德至同于初。則德者性之所自出。而無不善。不信。明矣。聖人之在天下。惻惻然不已。為百姓渾其心。渾其心也。者。使善信者。不以自異。而不善不信者。不自棄。故也。百姓皆注其耳目。唯聖人之為視聽。而聖人皆孩之。孩之也者。遇之以慈。待之以厚。雖有不善不信。猶善而信之。

知其心之無常
猶已而巳矣

元澤註

善惡生乎妄見妄見生乎自私公于大道則雖自觀善惡而心無殊想矣故聖人因世之情強立毀譽而心知善惡本非其實故不善之善非隣而怨之乃不覺有異也忘善惡之實真善也是以萬法雖殊等為實相信與不信混為一體知一切相無非妄者故能視不信猶信當妄知實當實知矣此聖智所以異于衆人也

息齋註

甚矣心之為天下害也莊子曰賊莫大於德而地無遠不至而世人但以分別為心分別心生妄有所見遂喪其全此莊周所以謂之賊也聖人之心常與道俱道無所不在吾心亦無所不在故無常心及其出而應世知其相從于妄故取捨之心未嘗生也善吾從而善不善吾從而善于天下無不善是謂德善信吾從而信不信亦吾從而信于天下無不

信是謂德信怵怵然常恐天下之人德有心而心有眼穿鑿取與不見太全故每為天下渾其心百姓用耳目所接者為明而不知其非明也聖人皆孩而畜之使不為非明所亂然則非明者豈釋氏所謂無明歟

宏甫註

百姓有善不善而聖人皆善之百姓有信不信而聖人皆信之夫聖人曷嘗有善信之心哉一以百姓之心為善信故也是為同德之善而非一人之善同德之信而非一人之信故曰德善德信也夫天下之人各一其心也久矣聖人則合天下之人而渾為一心百姓皆注其耳目以我觀彼以此視我各相是非不可一也聖人見此不喜聞彼不怒一以嬰兒見遇之是以彼亦不矜此亦不慍釋然皆化而天下定矣聖人無常心以百姓之心為心也如此此太上治世之太肯所以能無為者哉

出生入死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動

蘇軾詩

Handwritten text, likely a signature or name, written vertically in cursive script.

東坡先生集

乙卯年

蘇少玄之師氏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1871
 1872
 1873
 1874
 1875
 1876
 1877
 1878
 1879
 1880
 1881
 1882
 1883
 1884
 1885
 1886
 1887
 1888
 1889
 1890
 1891
 1892
 1893
 1894
 1895
 1896
 1897
 1898
 1899
 1900

[illegible]

James Buchanan

蘇州府志

St. John's, N. B.

東坡先生集卷之四

雙龍

去りてのち

之死地者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避甲兵兕無所殺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出謂自無而見於有入謂自有而歸于無莊子萬物皆出于機入于機又曰其出不訢其入不詎又曰有乎出有乎入皆以出為生入為死夫音符攝生如攝政攝官之攝不認生為已有如暫焉管攝之也不期而會曰遇兕音似山海經兕出湘水之南蒼黑色爾雅云形如野牛一角重千斤

蘇註性無生死出則為生入則為死用物取精以自滋養者生之徒也聲色臭味以自戕賊者死之徒也二者既分生死之道矣吾又知作而不知休知言而不知默知思而不知忘以趣于盡則所謂動而之死地者也生死之道以干言之三者各居其二矣豈非生死之道九而不生不死之道一而已矣不生

不死則易所謂寂然不動者也老子言其九不言其一使人自得之以寄無思無為之妙也有生則有死故生之徒即死之徒也人之所賴于生者厚則死之道常十九聖人常在不生不死中生地且無焉有死哉地

呂註生者死之徒死者生之始則生死相為出入而已矣生之徒十有三則由生而得生非幸生者也死之徒十有三則由死而得死非不幸而死者也民之生動之死地十有三則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穀養其外而病攻其內非不以生為事顧不得其道而動之死地者也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蓋由生得其生由死得死者固不必論而以生為事而反之死地其失為在此也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兕無所殺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焉老子于此固已體之而言蓋以疑之言聞以質之何也此莊周所謂重言耶嘗試論之入之所以遇虎兕被甲兵而虎兕甲兵

之所以能傷人者以吾身身故也今我視吾心莫知其鄉則吾心不可得吾心不可得則吾身與物亦不可得內不見有身外不見有物則孰為死地孰為虎兇甲兵而投其角措其爪容其刃哉然則善攝生者夫何以加此

元澤註至人不知死不知生故亦莫能死亦莫能生故曰未嘗死未嘗生也彼偏乎陰陽而與生則殊而原其所以迷大道之至正而不免于生死者由矣有其生而於生過厚故耳或曰彼為道而至乎枯槁者豈生生之厚乎曰吾之所以為我不死不生湛爾常一唯當息矣而彼乃執其所見更為枯槁故雖志趨空寂而不知其為有我之尤者也無死地者由其無生彼無生者湛然常生而不自生故未嘗死未嘗生道至乎此則雖其形有殫而神未嘗變安得死乎此中國之神聖而西方之佛也若然者變化無常水火不能焦濡斫撻不能創病乘虎蝕實往無不

通則物欲有之而不得況能傷之哉或曰然則何以謂之攝生曰降此一等便為死生所有故攝生必至于此然後生常存也是比于含德之厚者又為至矣

筆乘生之徒十有三此練形住世者也死之徒十有三此斷滅種性者也凡此十分之中率居其九皆生生之厚者也夫有生必有死是生固死之地矣兇虎甲兵將安避之善攝生則無生矣故兇之角無所投虎之爪無所措兵之刃無所容何者彼無地以受之也厚生者九無生者一老子于十者之中闕一自擬其旨微矣然聖人無生非故薄之也本無生也昔人云愛生者可殺也愛潔者可污也愛榮者可辱也愛完者可破也本無生孰殺之本無潔孰污之本無榮孰辱之本無完孰破之知此者可以出入造化遊戲死生

程俱論萬物之變莫大乎死生人之為道超然于死生之際則無餘事耳生果來乎死果往乎以

生為實來則吾之所從來者宜可知矣南北邪東西邪上下邪審不可以言也而謂之實來可乎以死為實往則吾之所從往者宜可知矣心邪物邪人邪天邪審不可以言也而謂之實往可乎然則吾之生也何不知其所起後不知其所斷貫萬古而常存者湛然也然後曉然知我之未嘗生未嘗死也將以奚為死地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爵而常自然故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亭之毒之養之覆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畜許六反夫音符長上声下同

希聲註

夫物生而後畜畜而後形形而後成其所由生者道也其所以畜者德也形其材者事也

成其用者勢也萬物以能生故尊道以能畜故貴德道德以生畜之故自然為萬物所仰豈有授之爵位而後見尊貴哉然道者真精之德德者妙物之用德可以兼用用不可以兼德道可以兼德德不可以兼道故稟其精謂之生含其德謂之畜遂其形謂之長字其材謂之育權其成謂之亭量其用謂之毒保其和謂之養護其傷謂之覆此之謂大道既生之而不執有既為之而不矜恃既長之而不宰制此之謂玄德德同于人是以其辭同而其理通也

蘇註

道者萬物之母故生萬物者道也及其運而為德則不能自形因物而後形見物則不能自成遠近相取剛柔相交積而為勢而後興亡治亂之變成矣形雖由物成雖由勢而非道不生非德不畜是以尊道而貴德尊如父兄貴如侯王道德無位而德有各政也恃爵而後尊貴者非實尊貴也

老子真經

卷之三

二十五

呂註 萬物之生常本于無名之物而其畜當在于一而末形而物得以生之際無名者道也一而未形物得以生者德也及其為物則特形之而已非其所以生且畜也已有形矣則裸者不得不裸鱗介羽毛者不得不鱗介羽毛以至于勿壯者死不得不勿壯老死皆其勢之必然也故曰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然則勢出于形形出于德德出于道道德本也形勢未也本尊而未卑本貴而未賤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爵而常自然此其所以能以無為之柔弱而勝形勢之剛強則王侯之所以賓化萬物者在此而不在彼也然則雖曰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至本而言之則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莫非道也而道終無名焉故曰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之玄德

元澤註

此四者皆道也以其各得其道故但為德為德則畜之而已然畜之所以為德也及乎得

其得而成形則物而已矣物有其形則遠近相取剛柔相交各因其勢而成狀故德者道之分物者德之器勢者物之理明乎道德則形勢不足知而應辭無難矣命于天則為天子命于天子則為諸侯有所受命則出命者能賤之矣唯道萬物之先而制其命孰能假之故常自然也

息齋註

物非道不生非德不畜自其有形以至於勢極矣然不自尊其尊不自貴其貴其貴其施於物非有心于物也莫之命而常自然自然而生自然而畜凡所以長育成熟以至于養之覆之莫非自然者由其自

然故未嘗望物之報生不辭勞施不求報是謂玄德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歿身不殆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見小曰明守柔曰強用其光

復歸其明無遺身殃是謂襲常兌口也人之有口家出者塞而閉之藏有於無守母者也參同契云耳目已之寶閉固勿發揚兌口勿以談希之順以洪即此義不可目窺曰小不可力得曰柔遺唯李反襲常猶前言襲明密而不露也記曰掩而充襲曰襲
蘇註 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道方無名則物之所資始也及其有各則物之所資生也故謂之始又謂之母其子則萬物也聖人體道以周物譬如以母知其子了然無不察也雖其智能周之然而未嘗以物忘道故終守其母也天下皆具此道然常患忘道而徇物目悅于色耳悅于聲聞其悅之心而以其事濟之是以終身而陷溺不能救夫聖人之所以終身不勤者唯塞而閉之未嘗出而徇之也悅之為害始小而浸大知小之將大而閉之可謂明矣趨其所悅而不顧自以為為強而非強也唯見悅而延畏之者可謂強矣世人聞其所悅以身徇物徃而不反聖人塞而閉之非絕物也以神應物用其光而已

身不與也夫耳之能聽目之能見鼻之能嗅口之能嘗身之能觸心之能思皆所謂光也蓋光與物接物有去而明無損是以應萬變而不窮殃不及于其身故其常性湛然相襲而不絕矣
呂註 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則經所謂吾不知其名母道常無名而為天下母何也蓋有名徒為萬物之母而未足為天下母無名天地之始則自天而下皆生于無名故曰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也聞道易得道難得道易守道難今我既得其母以與心契矣非特聞之而已也則知天下之物皆我之所出也知天下之物皆我之所出而我常守之而不失則天下孰能以其所出而害其所自出哉此其所以致身不始也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此則守其母之謂也心動于內而吾絀焉是之謂有兌有兌則心出而交物我則塞其兌而不通不通則心不出矣物引于外而吾納焉是之謂有門有門則物入矣內不出外不入雖萬物之而不納不納則物不入矣內不出外不入雖萬物之

變其于前各歸其根而不知矣夫何勤之有哉古
之人有能廢心而用形者以此道也若開其兌而不
塞濟其事而不損則我之心直為物之逆旅莫適守
者何恃而不失哉此所以終身不救也夫惟守其母
者每見其心於動之微則寂然不動矣寂然不動感
而遂通天下之故故曰見小曰明守無形之至柔而
物莫之能勝也故曰守柔曰強既用其光以照其動
之微復歸其明以反于寂然也則未嘗開兌濟事以
至于不救何殃之有哉如是則襲于知和而深不可
見矣故曰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殃是謂襲常
息齋註道為物母物為道子古之得道者能使子母
從母出于不異母物不異道而世欲棄物以求道子
不異母而世欲棄子而求母本不異而自異之是以
終不得而一也使入知物即道子即母知乏守之則
左右逢其原有不難者凡物不自道而用物以遺道
者以人開其兌也兌者突也穴其突以濟其欲心蕩
而精衰則物隨而喪必閉其兌塞其門神不外出旋

元自歸自然子母不離道與物一矣古之至人保其
身而身存者用此道也人之患在于不謹其小不養
其微若自小而謹之自微而養之雖小必明雖微必
強故曰見小曰明知柔曰強明者本也光者明之所
自出也元明為本其未分而為視為所為竟為觸者
皆其光也道自本流于末李自末求其本故曰用其
光復其明是謂襲常常即本明光自
明而光今以光歸其明故曰襲常
使我介然有知行于大道惟施是畏大道甚夷而民
好徑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
資貨有餘是謂盜竿非道哉
介然有知猶言微有知也
夸張曰施高之反也
廬是也青赤為文色絲為采
傳奕云采是古文繡字
資貨一作作財貨盜竿誤
作盜竿今從韓非本

韓非解

朝甚除也者獄訟繁也獄訟繁則田荒田荒則民俗淫侈則衣食之業絕衣食之業絕則民不得無飾巧詐飾巧詐則知采文知采文之謂服文采獄訟繁倉庫虛而有以淫侈為俗則國之傷也若以利劍刺之故曰帶利劍諸夫飾者故以至於傷國者其私家必富私家必富故曰貨貨有餘國有如是者則愚民不得無術而效之效之則小盜生由是觀之太姒作則小盜隨太姒唱則小盜和等也者五帝之長者也故等先則鍾瑟皆隨等唱則諸樂皆和今太姒作則俗之民唱俗之民唱則小盜必和故服文采來帶利劍厭飲食而貨貨有餘者是之謂盜等矣

希聲註

老氏言若吾輩然略無知道之心始欲希於當世則唯所行之為務務其苟合於當世也使我介然微有知常之明方將行于大道則唯所施而是畏畏其不合於大道也夫大道之云猶亨衢也亨衢乎易無往不達以其大直不惠小過而世人欲速由于捷徑是以崎嶇迷惑不達所趨故聖人病之

憤所施教畏其道民於邪路終不合于大道焉噫入其國其政教可知也觀朝闕甚修除墻宇甚雕峻則知其君好土木之功多嬉遊之娛矣觀田野甚荒蕪則知其君好力役奪民時矣觀倉廩甚空虛則知其君好末作廢本業矣觀衣服多文彩則知其君好淫巧盡女工矣觀佩帶皆利劍則知其君好武勇生國患矣觀飲食常饜飲則知其君好聚斂困民財矣凡此數者皆貨貨常有餘則知其君好聚斂困民財矣凡此數者皆盜盜用民力以為夸毗故謂之盜夸盜夸者非有道之治也然則盜用之云陰取之而民不知也所謂唯施是畏其在此乎

蘇註

鮒道者無知無行無所施設而物自化今介然有知而行于大道則有施設建立非其自然有足畏者矣大道夷易無有險阻世之不知者以為迂遠而好徑以求捷故凡舍其自然而有所施設者皆欲速者也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豈復飾末廢本以施設為事夸以誨盜哉

立而其建有不_レ可_レ拔者實無所執而其抱有不_レ可_レ脫者故至其子孫猶以祭祀不輟也身既修推其餘以及外雖至于治天下可也天地外者世俗所不見矣然其理可推而知也修身之至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皆吾之所及知也然安知聖人以天下觀天下亦若吾之以身觀身乎豈身可以身觀而天下獨不可以天下觀乎故曰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言亦以身知之耳

呂註

凡物以建而立者未有不拔者也唯為道者建者未有不脫者也唯為道者抱神以靜則善抱而不脫矣夫唯所建所抱者如此則其傳豈有窮哉此子孫所以祭祀不輟也世之所謂修德者或修之于天下國家而不知其本真乃在吾身也故曰修之身其德乃真或修諸其身而不能推之于天下國家者故曰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鄉其德乃長修之國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德乃普也莊周以為道之真以治身其絳餘以為國家其土直以治天下其說出于此

也然則何觀而修之身哉以身觀身而已矣何謂以身觀身今吾觀吾身之所有何自也則知吾身之所自而有矣又觀吾身之所以觀者何自也則知吾觀之所自而觀矣既知吾身之所自而有又知吾觀之所自而觀則所以修身者已足而無待于外也以家觀家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亦若是而已矣古之所以藏天下于天下者用是道也

含德之厚比于赤子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精之至也

終日號而不嗟和之至也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

曰祥心使氣曰強物壯則老謂之不道不道早已

毒蟲之類以尾端肆毒曰螫猛獸虎豹之類以爪按攫曰據攫鳥鵬鷃之類以羽距擊觸曰搏趙志堅曰

以四指握指為握固。峻子垂反說文云：赤子陰也。號平聲。嘔所嫁反。聲嘶也。又帝極無聲曰嘔。一作監。不嘔黃茂林云：古本無監字。監不嘔莊子之文。後人增入之。祥吉凶之候也。

蘇註

老子之言道德每以嬰兒況之者，皆言其體而然。而物來而不知應，故未可以言用也。道無形體，物莫得而見也。況可得而傷之乎？人之所以至于有形者，由其有心也。故有心而後有形，有形而後有敵。敵立而傷之者至矣。無心之物無與敵者，而後由傷之。夫赤子所以至死無心者，唯無心也。無執而自握，無欲而自作，是以知其精有餘而非心也。心動則氣傷，氣傷則號而嘔，終日號而不嘔，是以知其心不動而氣和也。和者不以外傷內也。復命曰：常遇物而知反其本者也。知和曰：常得本以應萬物者也。其實一也。故皆謂之常生，不可益而欲益之，則非其正矣。氣惡妄作，而又以心使之，則強梁甚矣。益生使氣不能听其自然，日入于剛強，而老從之，則失其赤子之性矣。

呂註

人之初生，其德性至厚也。比其長也，耳目交于外，心識受于內，而益生，日益多，則其厚者薄矣。為道者損其所益，生性修反德，德至同于初，故曰：含德之厚，比于赤子。夫赤子之為物，特以其受冲氣之和，積而未散，而猶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況夫文純氣之守通乎物之所造，而其和太同于物者，夫孰能害之？魏文侯之問卜，商是也。蓋唯精為能致和，何以言之？今夫赤子不知所取而握固，不知所與而峻作，則精也使赤子也。介然有取與之知，則不一而粗矣。其能如是乎？故曰：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精之至無所憂懼，故雖終日號而監不嘔，則是乎。故曰：終日號而監不嘔，則氣戾而不和其文，冲氣之和以至夫同于物，不足異也。故致道之極，則至于復命。復命曰：常舍德之厚，則至于知和知知，亦曰：常則道德雖有間，及其會于常，則同也。知常則常因其自然，而不益生，動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

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奚以心使氣為哉故益
生則曰祥禍福無有則無入災祥者禍福兆于此而
人災隨之矣心使氣則目強強梁者死之徒夫致虛
而守柔者道也道乃久沒身不殆致實而強則物而
已物壯則老其道也哉故曰物壯則老是不道早巳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
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疎
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
故為天下貴

蘇註道非言說亦不離言說然能知者未必言能言
者未必知唯塞兌閉門以杜其外挫其銳解其紛和
光同塵以治其內者默然不同而與道同也可得而
親則亦可得而疎可得而利則亦可得而害可得而

貴則亦可得而賤然道者均覆萬物而孰為親疎等
觀逆順而孰為利害不知榮辱而孰為貴賤情計之
所不及此所以為天下貴也

呂註知至于知常則知之至也知之至則默而成之
能無我雖知之非真知者也故曰知者不言言者不
知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
謂玄同則默而成之之道也若然者萬物一府死生
同狀無所甚親無所甚疎故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
疎不就利不違害故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榮
不辱利害貴賤者則貴在于物而物能賤之不可得而
親疎利害貴賤者則貴在于我而我不能賤也其為天
下貴不亦宜乎然則知道者固終不言故曰今以言
言道則言非道也而知者乃以言為知則是知知矣
斯言所以不得不出也以其言出于無言雖言猶不
言也天道豈默然也哉

碧虛註

君平日五味在口五音在耳如甘非甘如苦非苦如商非商如羽非羽而易牙師曠能別之其所以別之者口不能言也音味尚爾况妙道乎所以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也塞兌閉門已見第五十二章然彼則約道清淨以塞者欲愛悅之端此則塞道無言故與損聰棄明之說夫道無形不可以目視不可以口傳故心困焉不能知口辟焉不能議此至人不待收視絀口而自塞兌閉門也挫銳解紛和光同塵已見第四章然彼則就道以論功此則據人以明行至人與天同心而無知與道同身而無跡則進銳紛亂之心於何而有光塵分別之意於何而生哉故至人之遊處顯則與萬物共其本晦則與虛無混其根語默隨時而不殊厄言日出而應變是以謂之玄向也

元澤註

不言者非密而不言誠無所事言何則不見可得而親疎貴賤之乎可得而親疎貴賤者物而已矣彼物物而不物于物故莫之爵而常貴也

息齋註

世之所有皆為妄境故知者不言知言之未盡也世之昧者以夢為實譏譎誦說終不離夢故言不知由其見之未至也塞其兌謹其出也閉其門閑其入也挫其銳者治其內也解其紛者理其外也和其光者抑其在已也同其塵者隨其在外物也無出無入無內無外無已無物是謂玄同既得其同謂之親而遠謂之疎而近謂之利而不害謂之害而不懼謂之貴而不高謂之賤而不下凡物不足以名之故能為天下貴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民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技巧奇物滋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

富我無欲而民自樸

蘇註 古之聖人柔遠能通無意于用兵唯不得已然
後有征伐之事故以治國為正以用兵為奇雖
然此亦未足以取天下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
之孰者失之唯體道者廓然無事雖不取天下而天
下歸之矣人主多忌諱下情不上達則民貧而無告
利器權謀也明君在上常使民無知無欲民多權謀
則其上眩而昏矣人不務本業而趨末技則非常無
益之物作矣患人之詐偽而多為法令以勝之民無
所措手足則日入于盜賊矣

呂註 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其來久矣則其所以
治國用兵者固不同也治國者不可以不常且
久者也故以正而不以奇正者所以常且久也兵者
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故有道者不處兵而常且久
則是處之也故以奇而不以正奇者應一時之變者
也以奇故不能不以奇以正故不以奇治國國之

福也治國而無所事智見有事之不可以取天下也
明矣故曰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何以
知無事之足以取天下哉以有事不足以取天下而
知之也夫唯為不出于無為而至于有事則天下多
忌諱以避其所惡則失業者衆而民彌貧人多利器
以趨其所好則下推知而國家滋昏民彌貧而多利
巧國家滋昏而奇物滋起此法令所以滋彰而盜賊
多有也法禁于法之所加而不能禁于法之所不加
令行于令之所聽而不能行于令之所不聽民貧而
多利巧則令有所不聽矣國家昏而奇物滋起則法
有所不加矣此所以滋彰而盜賊多有也若然者凡
以有事取天下之過也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
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
樸此則取天下常以無事之證也蓋其失之也由有
事故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人多利器而國家滋昏
惟其如此故民多利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
有也其復之也由無為故好靜無為故民自化而絕
巧棄利奇物不起好靜故民自正而盜賊無有出無

為好靜故無事而無欲以無事故民自富而無忌諱之貪以無欲故民自樸而無利器之昏其序然也

息齋註

我以正治人由人之本正也以奇用兵由兵

也凡我之應物者豈以我哉亦由物而已矣古之聖人能以下天下為一身中國為一人者其治自出也

我多忌諱則禁防必設禁防既設則民安得而不貧我以利示民則民多趨利民既趨利則國安得而不

盜賊安得而不多聖人示以無為示以好靜示以無事示以無欲天下各以其所示者報之故曰德猶風

也民猶草也草上之風必偃

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禍今福所

倚福今禍所伏孰知其極其無正邪正復為奇善復

為祿人之迷也其日固久矣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

而不剌直而不肆

光而不耀

悶音門缺殘缺也一作

宜無不及故人望之而卒失望也極終也奇衰也廉後也劇居衛反割也皆謂世利傷物也

蘇註

天地之大世俗之見有所眩而不知也蓋福倚

止而迷者不知也夫惟聖人出于萬物之表而攬其

終始得其大全而遺其小察視之悶悶若無所明而

其民醇醇各全其性矣若夫世人不知道之全體以

耳目之所知為至彼方且自以為福而不知禍之伏

于後方且自以為善而不知妖之起于中區區以察

為明至于察其傷物而不悟其非也可不哀哉知小

察之不能盡物是以雖能方能廉能直能光而不

其能恐其陷于一偏而不反也此則世俗所謂悶悶也

呂註 以正治國以無事取天下則其政悶悶悶悶者言其不察也言其不以察為快也故其民淳淳淳淳者言其淳淳淳淳者反悶悶者也故其民缺缺缺缺者言其不全于樸也淳淳淳淳故安于德性而不為禍福奇正善妖之所遷是不淳于薄也缺缺故避禍而趨善必免求福而未必得以為正也而有時乎為奇以為善也而有時乎為妖而禍福奇正善妖未知孰在也徒令智多而難治是不全于樸也何則時有所終始世有變化禍福淳淳至有所拂者有所宜有所拂者世所謂禍而有所宜則福所倚也也有所宜者世所謂福而有所拂則禍所伏也則孰知其極而避之耶自殉殊面有所正者有所差則所謂正者果未可知也今為正者後或為奇此為奇者彼或為正善與妖亦然則天下之禍福正奇善妖果未可定也民自有知以來迷而執之其日久矣奈何重之以察察之政而使之不得反樸而全乎是以聖人方而不割故不以一人斷制利天下廉而不剷故勝物而不傷直而不肆故能曲全

而枉直光而不耀故用其光復歸其明此無它取此悶悶而去彼察察故也

息齋註

其政悶悶若無求于民而民不以巧應上故其民醇醇察察若有得于己而民以巧求免故其民缺缺天下之事禍福之相為倚伏所從來久矣政悶悶者無得在我而有得在民政察察者有失在民而有得在我我得則彼失我福則彼禍自然之理也昧者不知理道之正專以察為明以求僥倖之福遂使正復化而為奇善復化而為妖人之迷其日久矣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害直而不肆光而不耀賞罰刑政蓋有設而不用其極則能使奇者反而為正妖者變而為善故曰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納于君子之域教化之廢引中人而陷于小人之途此不可不知也

農師註

其無正邪蓋有正者有正正者所謂正正者無正是也夫唯無正故能超乎吉凶之表而無禍無福以知其極也若夫未能致于無正之地而流于吉凶之域則一禍一福其運如輪其循如環終

于迷而已故曰正復為奇善復為妖民之迷其日固久

老子翼卷之三終

